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已在中華郵政局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遞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中四二八號

第三百十七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外一律，每月二角，半年一元，全年二元。外埠加倍，各埠均作大洋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自來血　海波藥

此丸功能壯筋補骨，健腦固精，專治虛弱諸症。每瓶洋一元

此藥自發明以來，經醫家實驗，有補血生精，專治血虧等症，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清理血分，消除人身內毒，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便凡，骨節酸痛及小兒胎毒等症，驗如神。每瓶二元

▲患生於所忽
▲禍起於細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不塞，終為江河。古人已先我言之矣。香煙為物雖微，每年外溢金錢不下九千餘萬。我同胞不欲愛國則已，果欲愛國，不可以其微物忽之。

請吸真正國貨

大愛國牌香煙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啟

招登廣告

凡欲營業發達，名聞中外者，其惟廣告乎？上海報紙林立，而能其名登於報紙，惟社會所歡迎，廣告之效力，大可以增長營業……本社發刊晶報……凡欲登廣告者，請通信或電話中央二千四百二十八號，晶報廣告處啟

寒字謎雲

自登報日，依照自定謎例，除冊、卷、扁、外，均折半取值。另增名刺、題籤、上款加二成，謎例每字一圓，金銀盾鏡及各種器物，在十圓內者，每件二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二十五字內者，每件十圓，過五十字，每字加五角。本埠各大南紙店均有潤例，並代收件，定期不延。

大世界發起聚樂會章程

○本會之發起有兩大要素：一曰合群，人生世間，不可孤立無助，所以貴有朋友；有友朋尤貴有團結性，朋友既多，團結則援助愈厚。當今時代，世路險巇，孤立則危，損長伕[illegible]……二曰行樂，人生百年，如白駒過隙，若不行樂，何以怡情？然遊山水則跋涉之艱難，冒笑乎；康復患金錢之浪費……古人云「吾道不孤」，又云「德必有鄰」，皆此意也……本公司因兩大要素組織聚樂會，以合群之法，寓於遊戲場中，以行樂之法，寓合群之中……

（一）宗旨定名為聚樂會（二）本會並無會長等名目，凡入會者一律皆為會員，享同等之待遇（三）凡願入本會者，請與本公司……介紹入會（四）凡……（五）凡會員如須遠出，欲將遊券轉讓其親友者，本公司亦可……（六）本會……（七）凡本會會員……（八）……（九）本會每月開茶話會一次，每年開聚餐會一次……（十）凡本會會員……（十一）會員如將大世界長期券遺失……（十二）本會事務所附設大世界內……

另售特別優待女賓年券每張一位，用足一年，售洋念元

商業專門英文夜校

招男女生

本校創設於今四年，一切學科注意實用，採新教書授，每晚七至九二小時，學費極廉，限四年畢業，可操經商……學生入本埠法租界東……求是女校……

程（函索附郵一分）

求是商業英文夜校　校長陶雪生啟

光學精深　精益公司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為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給日……萬國博覽會……

改造麻面　功勝陸判

萬應消癮丸

發行所：上海英界五馬路寶善街正威大藥房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功效

發行所：上海法界寶昌路……　寄售處：英界五馬路……

君欲上海游便宜安穩乎

大行臺旅社新改良減價會

十年癩頭十日愈

某大醫士發明，效驗如神，一試即知。每大包洋五角，小包洋二角五分，郵寄加二，郵票作九五折計算，印花不收。寄售處上海棋盤街聚鎮胡開文筆墨莊。

男女生殖器病自療法

預約大洋八角　九月底截止十月中出版

靈子術秘鑰

預約大洋一元二角　九月底截止十月中出書

君欲知宇宙之靈與生物之究竟否？君欲強身卻病，精解玄理否？君欲治療醫藥無效之疑難痼疾否？請讀出版界空前絕後之靈子術秘鑰一書……函索一紙

普救臘脹

有此妙藥，可以無憂，如若動刀，性命必休。

臘脹無憂丹

定價……購法……總發行所上海五馬路寶善街……正威大藥房

萬應十滴水　中華目藥　皮

尚有萬應十滴水、中華目藥……均係家常必備之品，每瓶售洋一角。

總發行所：三西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新世界西首

花柳聖人　愛克憐

內外服用　每瓶一元二角

此藥對於各種花柳病如五淋白濁，下疳魚口，橫弦便毒，梅瘡等症，既能療其已發，尤善防其未然，內外兼施，功効卓著。

瘡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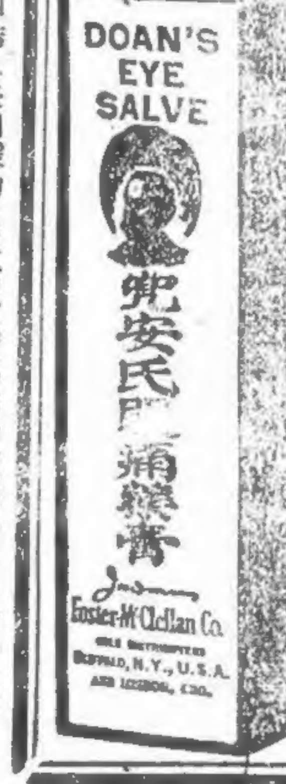
天泡瘡……

美貌嬌容

少年化髯散

兜安氏眼痛藥膏

每瓶大洋四角　每打洋四元



此膏專治眼痛眼皮腫爛眼弦眼瞼瘡等，效驗無比，患者盍一試之。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

從前置之不理

（丹翁）

有人說『張大辮的復辟的事、現在不能再談了、如果再談、張大辮一定出來和人打官司、說道、我決不取從前置之不理的態度了、徐樹錚等安福賣國的事、現在也不能再談了、如果再談、他們也可以出來和人打官司、說道、我決不取從前置之不理的態度了、陳獨秀所主張的那些話、現在也不能再談了、如果再談、陳先生就說甚麼要和人法律解決、他不是說道、他決不取從前置之不理的態度嗎、』我說這人道、陳先生和張徐不同、張徐有事實可憑、當時他雖不理人、人却理了他、陳先生一向並無人理他、他當然可以不理人、如今既有人理到了他、你叫他怎樣還取從前那個置之不理的態度呢、哈哈、

六妙

（世界遊客）

□妙色　□妙技　□妙事
□妙題　□妙文　□妙聯

某世界有女灘黃家王美玉者、妙色妙技、傾冠一時、本月廿四日、與林步青義子繼青、結婚於後馬路振泰旅館、賀之者有人、羨之者有人、妬之者更有人、一時觀禮、頗稱盛焉、有某山農者、海上巨釘大書家也、於翌日揭一文於某報、題曰、『王美玉新嫁娘記、』妙矣、文中有曰、『於是繼青遂以師事呼子、』妙、可與媲美關門閉戶掩柴扉之句矣、其更妙者、則某君之賀聯也、聯曰『父作子述、夫唱婦隨、』天然巧對、妙手偶得之、上聯四字、施於新婚、此所以爲妙之更妙者也、

遊客代擬某山農登報更正、文曰、『王美玉新嫁娘記、『玉』下缺一『作』字、（或『記』上多一『娘』字、）『於是』一句、多『遂』『呼』二字、（或多『於是』『事』三字、）手民故意誤植、有關文章聲價、眞正可恨、實非本大書家、疊床架屋也、特此聲明、』

戲乃大雜薈碟子

（臞公）

張彀子先生、頃以『戲迷晶報小影』一詩、揭載天津小日報、其自序曰、『上海晶報、於國慶日、以銅版鑄入影片甚多、袁寒雲楊叔鸞歐陽予倩小子、皆在焉、而曹張等畫像、亦甚肖、惟作婦女裝、爲滑稽耳、袁楊諸像、皆甚清晰、獨余像、印得糊塗、變成黑臉、豈大雄和吾成心開玩笑耶、抑銅版與吾搗亂耶、因戲題一律、以貿大雄、』詩曰、『彷彿歌場黑旋風、又疑臉譜畫包公、曹三大帥如佳婦、馬二先生似老翁、予倩花容來得白、寒雲神貌有餘紅、如何小子塗成墨、此事吾應問大雄、』遂賦二絕句、爲大雄效答、張先自是不凡才、海內人皆欲識來、怪底袁紅歐白外、耐人想像好風哉、老翁佳婦盡奇觀、馬二曹三辨未難、萬事無如韜晦好、莫將眞相與人看、

新舞台第一百籌賑戲

（小隱）

何護軍使發起演劇籌賑、計共三日、昨爲第一日、午後一時往觀、已人山人海、座無隙地、其時三岔橋關甫下場、茲就所見記之如左、

□三岔虎城　郭春華、趙洪林、孟小帆三人、以武工腰腿論、自以郭春華爲綫、無如太不歸工、金雞獨立、鷂子翻身、哪吒探海等身段、用得太多、『寶蟾送酒、』雖然、彼趙洪林孟小帆欲步武春華、且似不勝也、

□雙陽河　粉菊花演上本、文場之唱作神情、武場之跌撲騰躍、皆極可觀、小金鈴演下本、唱梭菊花爲佳、而台步身段、亦似不弱、今之皮簧日就衰微、惟秦腔尚守舊日範圍、蓋已不甚時髦、遂無人倡言改良、然以海上男伶論、若菊花金鈴者、誠不數數觀矣、張國斌小寶義之張茂生、均係武生身分也、

□雙武家坡　李秀英唱頭一場、至王寶川出窰時、薛平貴卽已不見、唱中純尚疹粉腔、身上毛病亦大、毫無可取、景玉峯之王寶川、唱完一段西皮、卽下場、然後打長錘、一邊上平貴、一邊上寶川、張文艷孟小冬出場矣、文艷雖負盛名、然唱工非其所長、『孟小冬唱一字半調、雖不甚佳、當得平穩二字、招手抬腳、還是地底、較李秀英高明多矣、

□五四郎探母　此戲之佈四郎者、佳否當以行頭爲斷、行頭尙好、技能不良、張桂芬之行頭、尙屬一指、張韻宸次之、高三魁毛韻珂又次之、雙處則取自大箱、最爲陳舊、推喉音近來亦差、唱別宮一段、大混數聲、較毛韻珂之老娘親請上受兒拜、有轉千迴、不解所爲者、實屬受聽多矣、劉小衡飾公主、王靈珠飾太后、無足錄、

□六花田錯　飾春蘭者、爲獨子但、綠牡丹、芙蓉草、高秋顰、趙君玉、賈碧雲、子和色衰體肥、已爲過時人物、趙君玉田錯白、既已不佳、而身段作工、亦復無一是處、高秋顰步之呆滯、賈碧雲口音難聽、六人之中、當以芙蓉草爲最佳、綠牡丹次之、芙蓉草上蹺後、身段甚好、而京白尤清脆可聽、綠牡丹神情活潑、但京白字眼太差、然猶較其唱之似貓叫爲勝、此戲無多唱、似尚對工、遂不能掩其所長也、至末場、六春蘭同時登場、近於鬧擾矣、

□大溪皇莊　凡上海八班之武行、均在其內、同時有六褚彪、三賈亮出場、其他亦均領足、一場胡鬧、無可足述矣、

□頭公鷄生蛋　（寒雲）

騰頭壁角紛紛看。爭盼雄雞生下蛋。世上寄通各有時。求金點石今無見。

辛亥克復軼事

（少吾筆記）

（六）

陶煥卿之被害、舉世皆知其冤、訾英士者、亦以此爲英士最大之罪案、陶氏亦因此與英士結不解仇、實則英士之殺煥卿、固有受命而主使之者、寧不敢殺、推之於蘇、蘇又不敢殺、轉而推之於滬、獨英士悍然不顧、甘冒不韙、夫煥卿之于英士、因風馬牛不相及者、卽煥卿有不軌之行爲、鎭江與上海、亦無衝突之可言、何必由英士殺之、舉世不察、認英士爲罪魁、陶氏不察、亦以英士爲仇讎、煥卿之冤、遂永無昭雪之日矣、

答求幸福齋主人

（春覺生）

求幸福齋主人、對我所記蕭恩打扮、有懷疑的地方、並問我一二兩場所穿衣服、『是一是二、』特答如下、

二十年前的老角色、扮蕭恩、頭上是髮繞草笠、身上是茶青打褶子、鸞帶『下身是青袴、抓地虎靴子、』頭一場也是斜穿紫花老斗、（卽米色、）第二場也是一樣的老斗、不穿藍茶衣、並不穿漁家的水裙、到了現在、如王又宸等、加上漁翁水裙、合綁腿靸鞋、那是他們扮相的改良進化、按照二十年前的老角、實在沒有這等扮相、要說穿老斗顯着臃腫拖沓、殊不知老斗比褶子尺寸短的多、斜披在身上胸前緊扣、似乎也還利便、可是到了撒網的時候、當場要把老斗脫掉『不甚利便、』但是那個時代的人、果『要一定說那等扮相、不合漁家身分』守舊規、不知進化、不知改良、你叫我春覺生、可有什麼法子呢、王又宸等穿的藍茶衣、不用爭論他的穿法、這根本上就不對了、唉、我們一知半

鐵簪閒話

（疑始自北京寄）（十一）

□蹻非　幼習不易工、閻嵐秋（九陣風）平路出身、武技雖精熟、蹻工遠不及朱桂芳、閻跌打時、蹻倒亦持、乃其恆例、朱則無論如何、絲毫不動、

□武旦　蹻與花旦蹻、擒查相彷彿、惟武蹻稍直、且銅箍、內行稱此、因有軟蹻硬蹻之分、

□旦角　持蹻者、五十以後、例多廢蹻不持、惟田桂鳳今年已五十四五、演劇持蹻、尚未逾一枝其廢此、蓋自去歲在三慶演殺惜始、然日前溝公度演劇壽母、田演打櫻桃、遂不持蹻、而仍曲盡其妙、花旦委勢之美、固全在於蹻、田蹻工根柢深、雖去蹻、而因蹻以有之姿勢、終能無稍乎蹻、應有盡有、『是蓋至極難處、而棄無蹻工之角色、未可倖致者耳、旦角年至六十以上、演劇風度猶佳、而持蹻不廢者、內外兩行、祇侯俊山（十三旦）與陳子芳二人、雖未必絕後、實已空前、子芳每演玩笑戲、科諢中常插『我告訴你說罷、十三旦和陳子芳、沒有一個老、』你看我老麼、像六十來歲的人麼、』諸語、不必面論、未可謂之旁批也、

□世稱　人妻兄弟曰舅爺、好謔者稱人妻兄弟、乃有勇爺之名、劍侯語不佞、昔有人以『么翁』二字與『勇爺』作對、可謂妙絕、蓋從前俗對於地方縣官以上、多稱公翁、縣丞典史之於縣官、成以么翁相謂也、

□閱報諸君鑒　本報現因籌備神州潑克畫報、晶報仍照舊例、三日一出、所有預付隔日一出之報費者、當照定報價格、加長日期計算、補發收據、特此通告、　發行部啓

神州潑克出版預告

本報出版以來。銷路日見發達。現又組織五彩畫報。定名神州潑克。一俟籌備就緒。卽行出版。每逢陽曆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三十等日發行。以符(晶)字三日一出之原意。閱者注意。晶報館啓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

光明　獨幕劇

佈景　山野的景、高嶺深澤、路徑崎嶇、

角色　青年男女各一、

器物　道旁木牌一、上書『正道』二字、黑紙手提燈籠一、上書『學』字、

（開幕）

沉沉的黑夜、『男』手提燈籠上、燈光極昏暗、

『女』隨上、

『男』道、這樣難走的路、燈光又暗、你要當心、不可失足、

『女』道、知道了、我總留心、順着道路走、

『男』舉燈照地、昏不可辨、

以足隨試隨行、

『女』扶『男』背、慢慢隨行、

『男』道、不好了、燈光一閃、一不留神、錯走到水裏來了、

『女』道、哎呀怎麼好呢、還個燈光、是靠不住的、還是靠我們自己的腳、慢慢試着、走過這水窪罷、

『男』道、不錯、不錯、幸虧走到水的淺處、倘不要緊、倘然是深的地方、全身沒下去、那就沒有性命了、

一陣大風、把昏暗的燈也吹滅了、

『女』道、這昏暗的燈、吹滅倒也罷了、有了他、反而照得眼花撩亂呢、

『男』道、可不是嗎、沒有他、倒安安心心試着走吧、不指望他照引、倒不至於失落下去、

『女』道、沒有光亮、看不見大道、心裏總不安頓、

『男』道、盼到天早一刻明亮、我們就早一刻免去危險、

天忽然大放明亮、幕上現出三個日光、

『男』『女』兩聲同道、幸福、幸福、

『女』道、唉、你看天上、出現了三個太陽、

『男』道、呀、眞眞奇怪、怪得眼前覺得、格外的清楚了、諾、諾、這不是大道嗎、還有一塊牌子、指引我們呢、

『女』道、沒有這光明來照、怎能看得見、這正道的指引牌啊、（閉幕）

改唐詩之一

爲財部司長陳威咏也（馬二先生）

中央避債少高臺。此日空將支票開。三拾萬圓無取處。四名校尉向行來。教軍盛怒誰能惹。司長威去不回。且自養傷天津衛。病榻呻吟且一杯。

□錢君化佛、竭數年之力、搜羅晚笑堂名人畫像、蠶眉冠冕、奕奕如生、茲以石印行世、可謂近世美藝中之一巨觀也、其中蒐集當代名人題序、尤爲豐美、承惠一函、書此誌謝、并以介於從事於書畫文藝者、（寒雲）

一燈熒熒焰欲息。履方履圓去無跡。管他娘的前途黑如漆。暗中摸索饜橫禍。（丹翁）

愛克司光錄

（第二卷）（李涵秋著）

□二六□

第一回　冒風雪戰士夜歸家　賞燈花美人春中酒

一頭想、一頭走、早穿過石橋、抬頭一望、那袁大昌米舖、已在目前、舖門一例都關上了、板縫裏會露有一星早的燈火、他便伸手向板上輕輕敲了兩下、翠蘋的母親、早將門開放、讓露蘭走得進去、原來他們母女、現今已打通一路、外面只瞞着一個袁大昌老頭子、其實這老頭子也不是毫不知道、也只爲去年秋間、他合了一班賣米的商人、私運出洋、賺的利息、很是不少、無如人都欺他沒用、末了並沒有分得給他、好像那本錢上還損失了好些、一氣便氣出了一場大病、幾乎連命都送掉了、目下非常拮据、難得碰着這露蘭、愛上他的女兒、除去金錢而外、製衣服、打首飾、也叢了好多竹槓、露蘭却毫不吝惜、只要奉承得這乾爹乾媽歡喜、洋錢鈔票、和流水一般的只顧捧將出來、袁大昌利令智昏、有時撞見他和女兒的形迹、也只得推聾粧啞、再也不去過問、那黃金壩一鎮的人、提着他袁大昌三字、沒有一個不罵他老亀、哈哈、這也算是米蛀虫的現世現報、（願世間米蛀虫洗耳聽者）老亀此時早睡向自家床上、鼾呼不醒、老奶奶見露蘭進了他女兒的房、却十分知趣、也就收拾收拾、爬向老亀腳邊替他溫腳去了、翠蘋笑吟吟迎得上前、問他怎麼這一回才來、我還疑惑你在廟裏和老僧周楊呢、再遲一會、瞧我可肯理你、露蘭冷笑道、可曉得氣嗎、平白被老頭子賊囚去囉嗦了一頓、你來摸一摸我的雙手、到這時候還氣得冰冷、翠蘋見他臉上氣色果然不好、連忙陪笑說道、能夠『父叫子死、不敢不死、你難不成道一一點點道理都不知道、光囉嗦你一頓、有甚麼打緊、露蘭頓脚急道、你知道甚麼、虧你說得出這些屁敗話、如今老子和兒子、還敢使這樣專制手段嗎、你既然贊成、老實我便將你撥下來、從自到城裏去當體操教師、翠蘋忙問道、你一進了城、可有回來的時候沒有、露蘭笑道、要回來怕不容易呢、俗語說得好、端人家碗、服人家管、他有小學生累着你、還容得你來去自由麼、……

我來正式談蕭恩的打扮

（續）（求幸福齋主人自北京寄）

但春覺生謂大李五厩穿古銅色的打臂、則我頗贊成此種打扮、蓋打魚的人祇宜作此短裝、探藍茶衣要如背心形『己嫌多事、如再捲長大的米色老斗、豈不更欠靈活、再者、老譚及今之余王等、第二場披老斗、均未伸上袖子、春覺生亦未免責之太甚（唱至滿旱起開柴扉時、兩手作開門狀『其手並不在袖子裏、』）又春覺生所謂第一場露出、一隻臂膊、並未赤膊者、初讀之、卽何以有此言、後閱少卿文、有袒袖子只露赤臂一語、春覺生或者攻此、但少卿此言、似非謂無論赤臂、長引褪袖子更上描寫赤臂、劇中如殺鼓罵曹、禰衡本應赤臂、（漢班有之、）然京劇班則仍穿青打臂以代之、由此類推、打臂係含有描寫赤臂之意義、蕭恩第一場如果係褪袖子、則卽所以描寫半條赤臂、故其後停舟時、對其女兒有『你我涼爽涼爽之語』、卽所以交代『熱』字、春覺生既云解圍、爲何拿起少卿的錯處來、

再若蕭恩的一雙腳、的確應穿酒鞋、因爲他是漁船、天下那有穿靴子的漁翁、至於『收網勝』則中那些將校、手內是戰船、所以都有靴子、況且中國的戲劇、是抽象的、『收網勝』船上的人多、臂如一幅畫畫上那許多人、當然不考究那雙腳、打魚殺家背場、是聚精會神描寫蕭家父女、所以蕭恩應該穿鞋、免得他弄一雙窗的水、我爲這件事、問過陳君秀華、他說老譚從來都穿酒鞋、他并說蕭恩若是穿靴、豈不變成了營髮嗎、嘆君在老譚家中指點過小培的戲、其言當無錯誤、少卿覺什麼老譚早年晚年、大概是被聽戲老資格的人矇住了、最奇怪的、春覺生口口聲聲、卻左袒偏袒、那隻靴子、一字不提、我不得不再向春覺生請教靴子的問題、總之、這件事已成了公共討論的問題、不必躲作寒蟬、凌霄漢閣主也說話了、我們（少卿小蝶春覺生老丹）硬要拉你進來、一齊在內、不妨多多討論、但不必比賽聽戲的資格、（完）

秋星燹語

（十一）（漱六山房）

當雲語時、琴娟以香枕憶雲之肩、微語其日、渥光螢然、吾表示其感激之狀態、憶雲續語曰、君欲嫁彼人、毀決於我、吾不日固識其人、而不齋其性情家世、君乃一一告我、吾始知彼無大婦、將以正室之禮待君、吾以爲君既詳審其人、當無舛謬、固是從惠以成其事、詎知此傖乃以甘言厚愛、騙取女子之心、當日吾苟一加偵察、則此傖之醜歷史、必爲吾得、吾亦必力阻此事之成、吾偶一疏略、君已落其樊籬、而輾轉不可自脫、此咎誠在我也、至外尤有負於君之事、有他人所不知者、琴娟愕然曰、何事何事、吾適謂其咎在君者、特委過於君耳、其實過皆在我、焉可咎君、君乃引疚不遑、猶若真有其事、吾將何以對君矣、憶雲曰、娟妹、君何庸自咎、吾乃眞無以對君也、吾兩人相處以來、君從未向我需索一錢、亦未泥我購置一物、吾所給君者、皆是支日給而已、然而吾揮霍之名、久已馳播於大江南北、在他人以爲君既與吾相處、則吾揮手千金、決無所吝、七月之間、君得金夥矣、庸詎知吾兩人之情感、非若常人、視彼金錢、有阿堵之見、至於今日、君仍一錢不名、負此虛聲、而三輿浪子、且擬君於拆白銀行之列、所謂雖無其實而不能飲酒、浪得虛名、吾之抱歉、詎有紀極、（名妓而擁有多資、稱之曰拆白銀行、取之甚易、近來黨湖劉少之一班市語也、）

一年有半

（七一）（天笑戲述）

這個當兒、不但是屋中空氣太壞、而且這個聲浪、也嘈雜不堪、一種歡呼聲、搳戰聲、夾着胡琴和歌唱的聲音、連那講話聲音、也聽不清楚、而且所來的堂差、調不成調、腔不成腔、都提高了喉嚨、力竭聲嘶的拚命在那裏亂嚷、一個人還沒有唱完、一個人又在那裏唱了、就是那樣的萬聲號作、一點沒有意思、何伯濤心中思量、人家說吃花酒、是個淘情作樂的勾留、以我現在所處的環境瞧起來、只覺得其苦、那裏得有什麼樂境呢、正在這個時候、紅玉的拉胡琴先生也來了、預備要唱、叔禮知道伯濤不喜歡聽唱的、便向紅玉搖搖手、說別唱罷、要聽唱、我們幾時等靜一點的時候、再聽你唱、此刻與腦子都要爆開來咧、伯濤道、這一屋子幾個人唱、便是有好曲子、也教人怎樣聽法呢、叔禮道、從前吃花酒唱曲子規矩、本來要一個人唱完了、第二個人再唱的、便是搳雙抬、也不能自亂其例、後來就有個變通辦法、凡是雙抬擺在一起的、還是要依到局的先後、順次唱曲、至於雙擡兩起擺的、就各唱各的了、到了如今、索性搶唱起來、與其如此、倒不如不唱、伯濤道、三哥、我在這裏想、人家說吃花酒是尋歡作樂、我怎麼來了這裏、還不到兩個鐘點、只覺其苦、一些兒不見得有什麼樂趣、再要這樣一個鐘頭、我可對不住就要逃席了、我們還不如到你那五小姐那裏、坐坐談談天、豈不比這裏要好得多嗎、